

## 抱朴守拙，行稳致远

张昊

十多年前，我在区文化馆张波的办公室初识杨贤森，那时他应该已想着要离开中学毕业后做了十多年的阀门销售工作。后来我了解到，他正是在那一年获得了被称为“国展”的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是小草册页“东坡书论”。那年杨贤森34岁，获此殊荣使他改变生活方式的决定有了明确的方向。

杨贤森生于1977年，温州龙湾沙城人。他出生时，其父已做阀门锻造多年，他家亲戚和左邻右舍几无例外也都是办厂或做商贸的。杨贤森对童年不同寻常的记忆，是自己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安排他参加业余书法学习，从那时起就在懵懵懂懂中开始显出有些与众不同。五年级时，他被选拔进入校外一个书法集训班，指导老师叫李欣荣（笔名李半农），是龙湾区名师，早年曾师从温州当代书法界的“一代宗师”“江南一枝笔”王荣年（号梅庵）。三十多年后，杨贤森说起自己这位启蒙老师时，还特别强调：“李老师也是我今天的老师。”在李老师的指

导下，杨贤森的长进尤其体现在令自己日后受用不尽的对书法的心得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杨贤森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日常行为方式中，也表现出了艺术熏染给予的特殊影响。

沙城镇东濒东海，北倚大罗山，杨贤森今天仍清楚地记得他们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经常登临大罗山，每次都会有心去瞻仰山中一座座寺庙里蒙着历史尘埃、古色古香的匾额对联等。湖光山色在他们眼中也别具形态意味，无处不在的“线条”“墨韵”表现出的俊逸、丰润和变幻之美，已成为今天杨贤森对于书法艺术的审美标高。少年杨贤森那些年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类书法比赛，每次都能在获奖榜上名列前茅，其中一次获得了龙湾区中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

高中毕业后，和当年许多温州男孩一样，杨贤森在家里的安排下学做生意。他离乡背井，北上东北，去一位堂叔的企业做阀门销售。至2001年，杨贤森作为企业销售部负责人，又随堂叔“转战”江南，从此在嘉定生活、工

作至今。从19岁到34岁，杨贤森的青春年华在企业度过，从事的又是压力大、生活没规律的销售工作，可是到他离开企业时，他不仅已在上海成家立业，而且还令人意外地在艺术领域崭露头角。四年一次的那一届书法篆刻“国展”，上海地区仅两件作品获奖，当优秀作品名单公示时，许多人都在问杨贤森是谁。杨贤森自己对此的解释则轻描淡写，他告诉笔者，那些年并未停止过书法研习，在获奖之前，他已有作品入选第三届兰亭奖新人展。他也一直保持着和几位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深造的师兄之间的交流、切磋，自己也曾参加过中国美院的短期书法特训班。他的表述“顺理成章”。

在和杨贤森交谈时，他多次用“不预设”来说明自己的创作状态。笔者理解他的说法，不是没有构思，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恰恰是基于艺术创作的规律，给创作中可能萌发的更多灵感，给创作中可能留出的更多空间。不预设不是对创作状态的放任，而是对创作过程更

具自信和期待的把握，这和笔者在文学创作中常有殚精竭虑的构思而不依赖写作提纲的状态是一致的。小说家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成长中的人物生命同时也丰满了作者。书法由临帖开始，却又不需要也不可能写得和帖一样。神似是不像的最佳说法，恰恰是正确的表现方式。杨贤森对笔墨运用的心得，说出来没几句话，也算不得独创，别出心裁的是他在点画实践中的追求和表现。以外行的眼光，我已注意到，在杨贤森眼里，笔墨的线条形态，在字体结构和相邻关系中，似乎总是在表现不确定性，而这其实也反映了创作者自身状态的可塑性。这使杨贤森不爱回头看，而更愿意以一种期待奇迹般的热忱和虔诚，准备自己的下一件作品。

杨贤森生于商贸之城温州，其人生几乎在他出生时已被设定。当他背起行囊北上时，他不只告别了家乡，也貌似远离了艺术。若干年后，他的回归却显示出一种比任何“预设”更具价值的命运安排。轻淡的一句“我并未放

弃”难掩其人生的传奇色彩。当你和他相处交往时，你很难接触到他人生的另一面，很难看到那个涉足商海十五年的阀门推销员。我指的是，他身上甚至没有留下些许行业的习气。这会令你不得想到他做推销员时应该也与众不同。

杨贤森的书法研习由唐楷开始，然后是行书，包括行楷、行草，最近是魏碑、汉隶等。他并不回避自己的作品中有“二王笔意”，但不喜欢这种说法成为简单的标签。无论尝试何种书体，写大字还是小字，他都有对个人风格的追求，而对此其实也很难用他自己认可的“俊逸”“丰润”等一定的词语作标注。

温州人杨贤森如今是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嘉定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近年来开始在嘉定带学生，堪称继承师父衣钵，传道授业。作为有心的旁观者，在此有理由期待，杨贤森的徒弟中之出类拔萃者，他们未来的人生故事，或将为由温州到嘉定这一脉师承佳话增添新内容，谱写新篇章。

## 节节草

赵春华

江南多水，草木丰盛，四季皆绿，绿意葱茏。儿时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第一件事不是做作业，而是挑羊草、兔子草或割牛草。大人们都说，割“面条草”“蒲公英”“车前草”等都可以，唯独“节节草”不行，“节节草枝干瘦长瘦长的，没有叶子，成百上千地拢一起，谁知道牲畜喜不喜欢吃，吃了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江南多草也多竹，几乎村里家家户户的屋后都有一个小小竹园。节节草虽小虽细，除了没有枝叶，其形恰如竹，故而有“竹节草”一说。

节节草或许不讨牲畜们的喜欢，却得了我们这些孩子的青睐。因为它碧绿生青，一节一节相连，节边有褐色的一层皮裹着，可一节一节拔去，又可以一节一节装上还原成原来的模样，于是就成了我们的玩具。我想，只要小时候挑过草的人，应该都玩过这样的“游戏”，都知道节节草吧！

长大成人后，我去了山区工作，后来在城市里生活，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即便偶尔回家，也很少去田里，几乎没怎么再见过节节草。

几年前，我和钓友去江苏钓鱼，在一条河边的田埂上看见了节节草，周边几乎没有其他野花野草，唯见其密集地长在岸边。我兴奋不已，立即弃了钓竿，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布在微信朋友圈，不禁感叹，好像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我的江南！

有朋友留言，在嘉定新城大融城

北的河边，依然有节节草。我将信将疑。在暮春初夏时，我又和钓友去外地垂钓，发现河边长着好多节节草，在一片杂草丛中一枝枝或特立着，或相互依傍，十分壮观。我还发现，有一株高约一米的节节草，原本应该光秃秃的枝干上，居然分蘖出了4枝小节节草，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节节草，立马又拍照晒到微信朋友圈。没想到，引起了一个老朋友的回忆：记得年轻时农村号召每个劳力必须交一头猪，我们夫妻俩要交两头猪，养到六七十斤时，猪却腹泻不止，甚至奄奄一息。我就拔了不少节节草，和猪渣草切细，将大蒜箕烧成灰，和米饭拌成一个个草饭团塞给猪吃，第二天猪就止泻了，第三天都能站起来了，最终完成了任务。

前几天，想起友人的留言，我一早到大融城河岸边踏看。寻寻觅觅，终于在临水的岸边看到了节节草的身影。或许这就是节节草生命顽强之处，只要有水有泥，就能繁衍生长。我环顾四周，都是高高的居民楼还有商业区，车来人往，川流不息，原先这里的农田、泥路早已不复存在了！节节草只有小小的一席之地，只占咫尺之间。走近大融城，一个美食广告占了很大墙面：“烟火人间，人情味道！”又一广告：“高端玩家，都来XX网咖！”哎，已是网络时代，我却还念着那节节草生长的农家时光，是不是落伍了呢？

节节草在家乡没有消失，只是难有其立足之地罢了。



小荷初放 汤青/摄

## 随想录

## 果树青青

许军展

入夏，村子里头的绿荫开始浓密起来。到外婆家时看到院子里的树，又结了不少果。青碧的果子一颗一颗很好看，两颗长一块儿也好看。还有的，三四颗紧紧挤着，更好看。

早晨上班，看到人家种的不知名的果树，从墙头上探出来，果子结了不少，一颗颗，一串串，挨挨挤挤地悬在枝头、藏在叶间，好似刚落地的娃娃，透着生命的喜悦。果树中，我对葡萄树最有感情。小时候喜欢聚在葡萄树藤架下玩石子捉迷藏，长大了在树下约会恋爱，老了在树下乘凉喝茶。葡萄树像是一处背景，是习以为常的存在，既在生长，又稳定不变，像宇宙一样，安静而有力量。

杜甫晚年暂居夔州，即便刻刻不忘回长安落叶归根，但他还是种了很多果树。人生虽然无常，但生活还是要作长久之计。《庄子·盗跖篇》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有巢氏是古人对先祖之称，即在树上筑巢而居的人，他们白天在林中打猎，捡拾橡栗，晚上便在树上休息。所以在一些建筑

师看来，东方建筑都是树形的。而今，我们虽早已从树上下来，但无数的虫鸟小兽以及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命，都还依托着树生活。

中国人与树木之间一直都存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和记忆。“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高大的桑梓是故园的象征，杨柳依依是不舍之情，桃花林是五柳先生的梦，梧桐是秋天的凉风，松柏历经寒冬也不会凋谢……

看到附近工业园的几家厂区内，种了很多木瓜树。有年深秋，木瓜黄落，我有幸获得几个，带回家以作清供。放在藤条盘里，清香幽远，月余不散。之后每每路过，都忍不住要看几眼。《诗经》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样的感情，浓，烈，质直。“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看似直白，却是最美的诗句。不过，这诗句里的木瓜，属落叶灌木，并非我们在店里买到、我拿回家的木瓜，是落叶小乔木。我写这些，既是张冠李戴，也算移花接木。

在古时文人看来，果树是意象，是心爱之物，也是房前屋后的日常。因为它在生活里增添笔墨，才会有“庭有

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那样的深情。所以，从前那些多情又认真的文人应是很爱树的，他们想尽办法将树安置在生活里，而他们和树的故事也成为一段段佳话，流传至今。

意气风发的少年苏轼最喜欢种松树。那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到书院后头的山坡上种树，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后来他在杭州，“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是苏堤春晓。被贬黄州任职时，筑东坡雪堂，周围也会种满柳桑竹枣。

倪瓒的院子前有梧桐树，日日命人洗之，于是洗桐也成了画里的一幕。文徵明晚年时，在庭院里种了两棵梧桐，“日徘徊啸咏其中”。唐寅最爱花树，哪怕客居异地，肺疾发作，也不忘记嘱咐人给他寄去紫牡丹、白木香和黄蔷薇，种在所居之地。

近日去郊外访友，在友人别墅围墙外，忽见一树耸起，有很多硕大的果子从枝上垂下来，青幽幽的，定睛一看，才知是柚子，颇有些新奇感。

果子熟了很美，果子青着，也很美。

## 咏嘉定风景（连载二）

顾建清

## 宝铎春华

檐铁响吴东，峥嵘历晴濛。  
堯院马头下，犹语说煦风。

## 街衢纵横

塔阴弹石基，河路接桥堦。  
夹树千廛市，东南西北施。

## 法华古塔

浮图出笔尖，风雨写桥边。  
墙白树还绿，川流八百年。

## 红妆素裹

三依雨雪冬，寒凛塔前松。  
树树梨花白，谁云无点彤。

## 黄序蕴结

俨然自仰趋，堂奥一都因。  
石级凭登陟，树花相映娱。

## 泮池衍影

杳然翥鸾声，迢引半规明。  
丹陛石桥上，芹香似水清。

## 殿宇曙色

窈窕入颀穹，雄阔曦光中。  
荫翳廊虎地，天人一道通。

## 兴贤瑞雪

长治盼贤能，宾兴傍殿虞。  
高昭标匾石，银砌见贞贞。